

# 人往高處走

興台村劇團集體創作

樂鳳桐 李心斌 李永之 金 劍改編

作 家 出 版 社

登場人物

老孫頭——五十多歲。

老孫婆——五十多歲。

玉梅——二十歲。

王主任——四十五歲。

心亮——二十一歲。

刁六——四十多歲。

時間

一九五二年春耕到夏鋤。

地點

東北某農村。



## 第一場

時間：春耕時候。

地點：老孫頭院內。正面是院牆，靠牆是去年搭的舊涼棚，棚蓋已拆掉；右側是三間平房，露出玻璃窗和門，窗前放着醬缸、農具等；左側是街門，房裏側是馬廄，露出一部分馬槽子來。

幕啓時，老孫婆正在涼棚邊用簸箕簸蕎麥。老孫頭捧着一小頭黃米從屋裏出來，發現老孫婆，忙用大衣襟掩上，倒在馬廄前拌草料的木桶裏。老孫婆嬌聲道：

老孫頭（向馬廄內）噢嘶！噢嘶！這些該死的猴頭雞，竟扒拉牲口槽子。（雞驚叫聲，後台水筒聲、倒水聲）玉梅子，飲牲口那水缸底子沒涮一涮？

玉梅聲：「涮了。」

老孫頭從窗前拿過來馬套修理。老孫婆上。

老孫婆 是不是你又把大黃米偷去餵馬啦？就那麼點黃米，捨不得吃捨不得賣的，你可

倒好……

老孫頭（鬚牛嘴）我知道你藏在哪個熊地方！丟了就賴我。

老孫婆 反正抓不着你手脖子你是不應承。

老孫頭 大紅馬這陣子正扎牙。你沒聽刁六說：牲口扎牙吃黃米，就好比小孩子吃奶。

老孫婆 你不是說賴你麼？小雞吃幾粒高粱你都不讓，馬吃金豆子你也不心疼，去年冬

才買的馬，這才幾天，高粱囤子下去了半截子。

老孫頭 別窮叨唸啦！買匹馬那麼容易！一家老小起五更爬半夜掙來的命疙瘩，吃點黃

米你就心疼啦！

老孫婆（繼續發毒舌）這回生產合作社一成立，牲口都歸到一起餵，看你再餵黃米。

老孫頭（被刺痛痛，苦惱地）唉！

老孫婆 倒不錯，省得三天兩頭地剗草拉料。

老孫頭 哼！你還拿着當喜歌唱，吃幾天舒坦飯把你撐二虎啦！玉梅子也淨跟人家隨柳

唱影。

老孫婆 我玉梅子哪場二五眼！家裏外頭什麼活沒做到？街坊四鄰誰不誇獎？要不好就能當上區裏的勞動模範！（後台水筒聲、倒水聲）這不剛放下飯碗，還沒消化食就去挑

水，要不叫孩子幫你忙乎，你能買起馬？

老孫頭 不買馬倒省心，成立什麼也不怕。

老孫婆 要叫我說：咱們還是隨大流吧！

老孫頭 （心中忐忑不安）唉！不參加吧，人家要是真鬧好了，咱又叫人家拉下一年；參加

吧，可到時候要是……

老孫婆 （關心地）人家都參加了還能錯了？

老孫頭 耳聽是虛，眼見爲實，光聽人家說好，那就能靠得住麼？往後你少跟人家亂哄哄。

老孫婆 咱不管，可玉梅子從打縣裏學習回來，就跟咱組長操辦要成立合作社，還想要學開什麼拖拉機；這陣子大夥都參加了，咱要不參加，你看她能讓你！

老孫頭 光聽她鬧哄就參加啦，管怎麼的咱們自己得拿個主意。

玉梅滿面紅光，從馬廄旁挑水桶上。

玉梅 （興奮地擦着汗）媽！今兒個天氣挺好，你把要洗的衣裳找出來，抽空我去洗一洗。

● 隨那唱影是人家怎樣，他就怎樣，自己沒有主張的意思。

老孫婆 昨晚上開了半宿會，下晌不睡點覺？

玉梅 不睏！

老孫頭 怎麼天都這麼時候了，還沒把牲口送回來？（向街門口張望。）

老孫婆 我上老趙家去借驢，拉點蕎麥吃。

老孫頭 別忘了，捎帶拉點馬料。（走到街門口，向街上張望。）

老孫婆 就忘不了你那個張口獸。

玉梅 媽！你先借驢去吧，等會兒我洗完衣裳就去幫你推。（老孫婆欲下，被玉梅叫住）媽！老

王大叔下晌就要到縣裏開會，他叫咱把入社的事說定了，你沒聽爹是怎麼個意思？

老孫婆 咱不知道，你爹還沒拿定個主意呢。（下。）

老孫頭從街門口走回來。

老孫頭 （焦急地）什麼時候啦，還不卸車！心亮這小子楞頭楞腦的，還不定把牲口使成

什麼樣咧！

玉梅 爹！這陣子都要成立合作社啦！誰還能拿牲口不當牲口使喚。

老孫頭 說話唄！不是誰的牲口誰能心疼。

玉梅 後街趙五叔的大黑驢和王組長的鐵青驢不都比咱大紅馬強？人家都看得開，一準

要入社，就偏咱老掛掛着牲口。爹！頭晌開會，王大叔叫咱們快說定了，他今個下午就到縣裏去開會，回來咱們合作社就正式成立啦。

老孫頭（支吾地）忙的什麼？

玉梅 還不忙，就爲咱這一戶還能叫大夥老等着？

老孫頭 這可不是個小事兒，（吞吐地）還是等一年看，他們今年要是真鬧好了，來年再說。

玉梅 爹，看你辦事多不乾脆……

老孫頭 這個事兒可不能馬虎，弄到好處，當然好嘍；弄不到好處，咱這點家底還不都得貼上。你總還年輕啊！老爹爹總比你多活幾十年，辦事不能不留個根兒。

玉梅 大夥在一塊幹了三四年，這陣是人合心情車馬又壯，有王大叔領導着，區上、縣裏還不常來幫助，你還顧慮什麼？

老孫頭 要是辦不到好處，社裏狼多肉少，分不到多少糧食，還不得喝西北風去！

玉梅 你總說狼多肉少，社裏人多能踩開脚，調開扇，人盡其材，地盡其力，莊稼只能比互助組侍弄的好，不能壞。那不是明擺着的事！

老孫頭 可咱好不容易買了匹馬，就能捨得給大夥去亂啦。



玉梅 馬也分好壞做價入股，你的馬好，多出力，也能多分糧啊！

老孫頭 再說咱那祖業地，哪一塊不比他們那些沙磊地強，跟他們弄到一塊去，葫蘆絞茄子，能絞到好處？

玉梅 好地，壞地，也不給你拉平補齊，好地給你多做分，人家能叫你吃虧？

老孫頭 我看還是小點步為根本，咱們站在高崗看水流，看它一年再說。

玉梅 看你這老毛病又來了，當初勸你參加互助組，你也是偏等一年看，到底照人家少打了糧，吃了虧，才想入組。

老孫頭 辦事不能像你們年輕人，顧頭不顧尾的。

玉梅 剛打算入生產合作社，這會兒又要等一年，我看你是總拿老眼光看新事兒！

老孫頭 老眼光可準比你新眼光看的準成。咱們牲口壯，土地肥，家底總算不照他們薄，爺們多下把力，多上點糞水，老天爺再能下幾場及時雨，不比入社還保本。

玉梅 要像前幾年，不是早就澇，當不了還得乾瞪眼。

老孫頭 老天爺不下雨，誰還能給天搗個窟窿？

玉梅 不能給天搗個窟窿，天旱也能叫它地上冒水！

老孫頭 我這個老眼光辦不到，你那個新眼光可也辦不到！

玉梅 生產合作社就能辦得到。

老孫頭 別胡說八道啦！

玉梅 你不信？今個頭晌，王大叔和大夥核計好了，計劃在河上那片地裏打一眼井，再接上電滾，還要在西甸子那片地裏砌上壩，挑上水溝。天旱，天澇都不怕。

老孫頭 那得多大力量？

玉梅 合作社就有這個力量！要人手有人手，要傢什有傢什；井打它個五丈深，開它一丈寬，用石頭砌上；今個下晌老趙五叔他們就操辦東西，不用半個月就能打出來。

老孫頭 （感到了興趣）哦！說幹就幹，井眼打在哪？

玉梅 打算在咱那塊長壩地裏，水往下淌還順流。王大叔叫你趕快說死，要不然就串在趙五叔的地裏。

老孫頭 怎麼，在咱地裏？（想了半天，自語地）咱那個地裏要有眼井……玉梅子，你看能行？玉梅 怎麼不行？王大叔還說，咱打井不光是爲了抗旱，來年還要在那兒開菜園子，靠

山那片地都栽果木樹呢。

老孫頭 （自語）要真是這樣可也不錯。

玉梅 （見狀，高興地）爹！你樂意啦？

老孫頭 不用跟你媽再核計核計？

玉梅 我媽保險沒有意見。

老孫頭 嗯……

玉梅 我這就告訴王大叔去，說咱們一準入社。（高興地跑下。）

老孫頭 （稍停，追到街門口喊）玉梅子！

刁六聲：「老孫大哥在家麼？」刁六上。

老孫頭 噢！老六啊！沒上集去溜躑溜躑？

刁六 哪一集也沒漏。咳！幹這行可也沒多大意思。

老孫頭 到底是手頭靈活一些唄。

刁六 咳！一家四口人全憑我這一個人亂撲騰。昨個那一集還趕的真不壞，我把那頭牛

換了一匹馬。

老孫頭 哎呀，換了一匹馬！弄到你手的馬準錯不了。

刁六 那還用說麼，大哥。

老孫頭 口兒怎麼樣？

刁六 （誇張地）剛上邊牙。

老孫頭 沒套上試試？

刁六 咱倒騰牲口還用試，一上眼就妥。小馬腰像板凳，四個蹄子像套盆似的，保險是轅上、套上、推碾、壓磨，哪一樣也錯不了。

老孫頭 老六，你是真行啊！

刁六 大哥，你還不知道我，總忘不了當初混馬市兒的那一行。這些年就是帶帶拉拉地侍弄那幾垧地，全仗着跑個馬市，倒騰個買賣，小日子總算混的不壞。可是政府查稅查的緊，往後幹長了也不是個辦法。這回我可真打算好好侍弄我那幾垧地啦！可就是他媽的單馬不成想，沒有合適相當的牲口。

老孫頭 你不是和劉寶順互助麼？

刁六 去年我養活的老犁犍牛，湊付他那個黃牛還行，如今我換了馬，這牛馬沒辦法互呢！

老孫頭 單馬也幹不了，管怎麼也得找個牲口，

● 牲口是插秧對象。插秧是一種原始的互助形式，不記工，不評分。現在東北、華北還有農民採用這種辦法。插秧有兩種：一種是臨時性的，一種是經常性的。本劇所寫的屬於後一種。

刁六 這兩天我就捉摸著，可總沒個合適的。（暗示地）大哥，咱們兩家這兩匹馬，可都差不上下，要拉腳，不拉四千斤也拉三千五，走南闖北，沒個擋住，就是掉到井裏也拉它三轉。

老孫頭 （似有所思）這個……

刁六 （又進一步挑撥）我這不過是說閒話，你們互助組眼瞅着要走向合作社，咱哪能……

嘿嘿……

老孫頭 咳！一家不知一家難！

刁六 （故作不在意）你們不是鬧哄的挺好麼？

老孫頭 當初互助，大夥抱攏在一塊兒，魚水相幫，弄的倒挺好；這不又要成立合作社！

刁六 合作社不也是自願麼？

老孫頭 可他媽人家都自願啦，咱還能不自願！

刁六 大哥，我說這話你可別往心裏去，你那匹馬眼下可正是出息的時候，入了社叫大夥亂使一氣，備不住就行使壞了！

老孫頭 咳！你給我倒騰的，你知道，這十里八里還能挑出第二匹！頭兩天我花了十萬塊錢，紮了副滿梳籠頭，又買了個馬刨子；餵的勤，料又足，飼弄的溜光水滑的；

三日兩頭我還餵點黃米，你大嫂不讓，我瞅她看不見就挖一小瓢……咳！

刁六（看馬廐）大哥，你的馬呢？

老孫頭 還能閒着，還不心亮子拉糞，到這時候還沒卸車。

刁六 噢！我看後山坡那輛車就像嘛！轆子裝的沒輕重，馬腰都壓彎啦！趕車的還坐在車上。咳！他哪會使喚牲口！

老孫頭 唉！都在一塊這些年啦，能不讓謹使喚。

刁六 大哥！咱哥倆沒有不說的話，你家玉梅和心亮子往後一結婚，你們兩家可就是正經親戚啦！可親是親，財是財呀！你那馬口兒嫩，又急韁，叫那個楞頭小伙子要出一個一差二錯，可是一輩子的病啊！

老孫頭 這陣可沒看出什麼毛病。

刁六 我倒騰一輩子牲口還不知道，牲口要出毛病，一下子就妥。現在要買那匹馬就得捏字數，巴掌數，是下不來。咳咳！要說使喚牲口，哪有像咱們哥倆那麼經心的。

● 捏字數是指七，這裏是說七百萬。

● 巴掌數是指五，這裏是說五百萬。

老孫婆 六兄弟什麼時候來的？

刁六 剛來。大嫂忙什麼？

老孫婆 想和老趙家借個驢拉點蕎麥，碰巧人家也要推磨。

刁六 這可真巧！

老孫婆 他們使喚咱的馬，顧多嚼就多嚼；咱使他的驢就推三阻四的。

老孫頭 小小不然就那麼些事兒吧！咱多嚼還換得出他們的真心來！

刁六（挑撥地）這就是碰上你們這樣厚道人啦。要叫我呀！早就去他媽個瓜搭搭的啦！

老孫婆 這會兒一些新道道咱也不懂。這不又吵吵成立什麼合作社的，姑娘就說好，爹

就拿不定主意，爺倆就成天價爭吵，把我也整的暈頭轉向的。他六兄弟，你是常跑的，你說這事可怎麼辦算對？

刁六 生產合作社好啊！是高級的，又先進，還能使用新式農具；將來就像蘇聯似的成立集體農莊，用拖拉機種地；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大夥生活都改善，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可話又說回來，出頭的椽子先爛，什麼事都是一樣——頭難！頭難！你想想，三戶五戶的互助組還有心不齊的，別說合作社是頭一年辦，又沒有

經驗，那麼些戶兒弄到一塊兒，大夥的私心都沒去掉，還不得打破頭啦！

老孫頭 這東西咱也不摸底，要照玉梅子和老王當家的說，合作社比互助組還強的多，還核計要在我東山坡那塊長墾地裏打電井呢！

刁六 大哥，你種了一輩子莊稼，怎麼倒聽起別人瞎咕呢！就你東山坡子那個地，下邊除了石崩就是石崩，他們想打出水來，那不是做夢！今年是三龍治水，雨水不能艱貴了；就算他們打了井能用上，可你是什麼地，他們是什麼地，多打個石兒八斗的，到你名下才能分多少，不淨給人家趕網啦！

老孫婆 哪有你大哥這樣人，管多嚙有事也不知道找個人參謀參謀！

老孫頭 照他們說倒挺有把握，這陣子鬧哄的還挺不錯。

刁六 買蒜你先看看他們那些個頭！別看這陣吵吵的兒，『耗子拉木楸，大頭在後頭』呢！說實在的，大哥，咱們這樣戶能和他們比麼？他們過去都是兩個肩膀扛個嘴吃百家飯的手，這一陣有了房子地，別說成立合作社，就成立集體農莊他們都不帶打『梗兒』的；咱弟兄都是根本戶，能跟着他們瞎哄啊！

老孫頭、老孫婆都有所感。

老孫婆 倒是六兄弟常在外闖蕩，看事比咱開朗。（對老孫頭）你看到底怎麼辦好？



老孫頭 合作社要真辦好了呢？

刁六 就打算他們辦好，到那時候咱們再參加也不晚啦！雞叫有早晚，天亮一齊亮，真的他們過上社會主義，還能把咱擱下不管啦！

老孫婆 六兄弟剖解的在理呀！再不咱今年先看一年，過年再說不好麼？

老孫頭 剛才跟玉梅子說定了，再退出來，這不明擺着說咱思想落後麼？

老孫婆 要不等和玉梅子再核計核計，（看老孫頭不語）你倒是拿個主意呀！

老孫頭 在一塊互了這些年，人家都入啦！咱……

刁六 照我看，找個相當的犍口，吃上幾天舒心飯，省着跟他們今天開會，明天學習，

不是批評就是檢討的。

老孫頭 老六，找個犍口，要趕上農忙季兒，照人家合作社比，咱到底是人手少，忙乎不過來。

刁六 那有辦法，咱就臨時雇短工，雇短工比換工那可便宜多啦！

老孫頭 雇工那不剝削人麼？

刁六 馬馬虎虎地，小小不然地雇幾個短工，不顯山不露水的，有什麼關係，總比換工便宜吧？